

塞外風云

王玉胡

新疆青年出版社

25411

电影文学剧本选集

塞 外 风 云

王 玉 胡

目 次

塞外风云	3
沙漠里的战斗	92
哈森与加米拉	159
綠洲凱歌	223
后記	301

塞 外 风 云

暮色蒼茫的烏魯木齊。

一條僻靜的小巷里，暗淡的街燈照射出一幢白楊遮隱的小洋房。白楊樹正落葉飄零。

小洋房側翼的臨街大門默默地敞開了，一輛中型吉普車駛了出來。當大門又默默地閉上的時候，我們看清了鑲在大門上的一面銅牌子，上面用英、漢兩種文字標寫着：美利堅合眾國駐烏魯木齊領事館。

吉普車在南梁大街上疾駛着。司機旁邊坐着美國領事馬克南，後面車廂里除了滿載的物資，還有三四個不明身分的人。

馬克南三十幾歲，濃眉深目，臉上生滿咖啡色的絡腮胡子，身上穿一套極普通綠色軍便服，外面披一件防雨布棉夾克，嘴里銜着煙斗，儼然是一個地道的美國軍棍和流氓。然而他卻不象一般美國軍棍和流氓們那樣輕浮外露，他的臉色是鎮靜的、陰沉的、難以捉摸的。他一直吸着煙斗鎖眉沉思，直到迎面傳來了單調的鈴聲和馬蹄聲，他才向前看了一眼。

一輛樣式古老的皮包馬車（與十九世紀俄國貴族們乘坐的馬車有點相似）迎面駛來。馬車奔馳得很快，還沒等馬克南看清車上的乘客，這馬車便在眼前一閃，又帶着單調的鈴聲和馬蹄聲遠去了，留下來的仍是空寂的街道。

馬克南就象遭到莫大的冷遇和嘲弄似的皺一下眉頭，不耐煩

地向司機揮了揮手。司機放大油門，動一下方向盤，吉普車就象突然受了鞭打，嗚嘟一聲向前疾駛而去。

吉普車開始在一座巍峨的禮拜寺門前轉彎。由於速度太快，整個禮拜寺就象旋轉着倒了下來。可是，轉眼的工夫，隨着轉直方向的吉普車，禮拜寺又旋轉着豎起來了。這時，豎有月牙教徽、形如圓盔的塔樓上，恰好傳出“買僧”（宗教職業的一種稱呼）呼喚夜禱的喊聲。

吉普車就隨了這低沉、悠長、含混不清的阿拉伯語句消逝在黑暗中了。

吉普車的燈光象兩點神秘的鬼火，在黑茫茫的曠野蠕動、飄搖。可是，當吉普車逼近的時候，又快得象兩道火箭似地閃了過去。接着，又是那蠕動、飄搖的鬼火。

吉普車進入崎嶇的山谷。山谷深處出現了一堆篝火。這同樣充滿神秘的火光，就象伸出來一條看不見的綫索，把吉普車牽引了過去。

火旁邊，跳動的火舌照射出幾個不明國籍的外國人。他們攜帶着武器和戰馬，卻又沒有任何軍隊的標志，沒有軍服，也沒有符號。他們蓬頭垢面，須髮濃重，多半披了笨重的老羊皮大衣，恰象几只熊蹲在那兒。

一道白光掠過這些外國人的面孔，吉普車駛近了。他們紛紛站起，迎了上去。

吉普車在篝火旁邊停下來。美國領事馬克南跳下車，與這些外國人一一握手。他們沒說一句話，好象早就約好似的，立刻搬卸着車上的東西。

車上多半是電訊器材和武器，很快就搬完了。馬克南從衣兜里掏一個卵形小炸彈，揮手讓眾人閃開，接着便向吉普車投去了。

轟然一聲，吉普車被炸得粉碎。車身的殘骸燒起濃烈的火焰。馬克南等人紛紛上馬，借了閃耀的火光，鑽進松林密布的深谷。

二

晨光照耀着的烏魯木齊。

大街上，各族各界的人民正夾道歡迎着人民解放軍。最活躍的是民族歌舞團的演員們，他們打着手鼓，吹着嗩吶，載歌載舞地活動在人群的前面。

人民解放軍某師師長陳東海和政治委員張浩站在吉普車上向歡迎的人民揮手致意。

戰車部隊，卡車部隊，騎兵部隊，依次追隨在吉普車後面，拉成目所不及的長列。

五彩繽紛的十字街頭，人民解放軍和“三區”民族部隊會師了。熱烈的歡呼、握手、擁抱……

三

美國領事館門前，冷落靜寂。

陳東海和張浩乘吉普車來到門前。大門敞開了，偵察科長張興和一個地方工作人員迎了出來。

陳東海和張浩走進大門，望着並不惹人注意甚至有些簡陋的房屋和院落，不由地站住了。

“真沒想到，一個堂堂的美國領事館竟是這個樣兒！”陳東海帶着諷刺的口吻說。

“叫我說，這樣也好，一個不惹人注意的院落，躲在偏僻的小巷

子里，这对他們从事的活动岂不是方便一些嗎？”张浩也同样用諷刺的口吻說。

张兴笑道：“师长，政委，这房子里表不一，你別看外边没什么里边的名堂可多呢。”

“唔，这倒要見識見識。”陈东海說着随张兴走进一幢稍許象点样子的小洋房。

“这就是美国領事馬克南住过的房子。”张兴向陈东海說。

的确，这房間虽然有些凌乱，但是从那些精致的家具和陈設，特别是从那些裸体画和裸体塑象看来，仍可以使人强烈地呼吸到一种豪华淫秽的气息。陈东海把整个房間环視了一圈，不由把目光停留在—把搖椅上，接着便坐了进去，饒有风趣地搖晃两下，又站起来，望着那仍在搖晃的搖椅，笑道：

“哼，这些美国人……”

“师长，这儿还有名堂呢。”张兴說着拉开了一座衣柜的玻璃門（这扇玻璃門表面看来是一面穿衣鏡），衣柜里露出一个黝黑的門洞来。

陈东海和张浩充滿兴趣地鑽了进去。张兴开了灯，原来是一間一孔窗戶也沒有的暗室。暗室的一切充滿神秘的感觉。张兴又按一下墙壁上的电鈕，平整的墙壁忽然裂开一道黑縫。黑縫扩大开来，原来是一扇日本式的小橫門自动地縮到墙壁里去了。

又是一間暗室。陈东海和张浩又充滿兴趣地鑽了进去。由于这間暗室非常狭小，灯光也比較暗淡，它不仅充滿神秘，而且有些恐怖了。

“这算什么領事館？完全是一个間諜的巢穴！”陈东海一面环顧着暗室一面說着。

“对，什么样的鳥就一定有什么样的窩。現在的問題，倒是这

只鳥究竟飛到哪儿去了？”張浩說着轉向張興和那個地方工作人員，“怎麼樣，這方面搞到些線索沒有？”

張興回答說：“還沒有，領事館遣散的職員，有關的部門，我們都查問過了，他們只能說出美國領事是新疆宣布和平起義的第三天失蹤的，別的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地方工作人員補充說：“我們今天本來想在這東西里翻一翻，結果也還是沒找到什麼，據說凡是重要的東西，都被搬到英國領事館去了。”

“唔，英國領事館……”陳東海喃喃着，一面思索。

“是啊，看能不能打打英國人的主意？馬克南失蹤以前，和英國領事的來往很多，他一定很清楚馬克南的去向。”

陳東海和張浩都沒有立即回答，看來這是需要經過慎重考慮才能決定的。

四

軍區司令員的辦公室里，司令員正向陳東海和張浩說着：“不管有多少困難，必須儘快地搞清這個美國人的下落。在蘭州戰役之前，美國政府對新疆曾有過一個很大的陰謀，最主要的是想把甘青寧三省的‘五馬’退守新疆，再結合新疆的反動勢力，搞一個完全由美國操縱的伊斯蘭共和國，從而阻擋和削弱中國革命的勝利，並且把新疆變成反對蘇聯和策劃新戰爭的基地之一。這個馬克南就是這個反革命計劃的主謀之一，如果他仍然潛伏在新疆，這將是一個很大的隱患。”

坐在司令員身邊的一個維吾爾族負責同志插進來說：“據我推測，這個馬克南不會馬上就離開新疆的，他們原來的計劃雖然失敗了，可是新疆內部仍有不少反革命殘余可以利用，新疆的地區又是

这么广阔和便于隐蔽，象这种反动透顶的家伙，不到絕路上是不会死心的。”

“对！这正象毛主席告訴我們的，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捣乱，失敗，再捣乱，再失敗，直至灭亡——这就是他們对待人民的邏輯。也正是因为这样，就越是需要赶快搞清楚他的下落，以便提防和粉碎这个家伙可能发动的新的阴谋。”

“司令員，你放心，我們有信心搞清楚。”陈东海坚决表示着。

“关于英国人的問題，我看还是不要过分地惊动他，免得打草惊蛇。不过这个領事館的合法地位，必須立刻取消，决不能再讓他穿着外交官的衣裳从事間諜活动。对待这个人，你們也不能小看他，在某种意义上說，他比馬克南还要狡猾。”

那个維吾尔族負責同志又插进来說：“他曾在新疆侨居过很多年，有着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特別是南疆喀什一带。另外，他还有一副慈善家的假面具，經常奔走教会，行医施舍，很能迷惑一些人。”

“好了，現在来談談生产問題吧。我已經替你們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垦区。”司令員說着展开一张地图，陈东海和张浩围上前来。

五

英国領事館的客室。与美国領事館相比，室內的陈設显得整洁雅致，可观而不豪华，加上那悬在墙壁上的女皇画像和多少有点艺术价值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油画和雕塑品，显示着这个老牌帝国的某种矜持和有些造作的端庄。

英国領事乔治正若有所思地坐在安乐椅里，神情有些抑郁。領事夫人在一旁眼巴巴地望着他，象是期待着什么。也象这间客室所显示的特点一样，如果与馬克南相比，这位英国領事也有着另

外一种风貌：整洁的黑礼服，白净的脸，象牧师一样文雅缓慢的举止，甚至就连那秃头上剩下的很少一部分头发，也修饰得整整齐齐。

“乔治，还是走吧，这儿有什么留恋的呢？”领事夫人打破了室内的沉闷。

英国领事没有理会夫人的话，他仍在沉思。

“上帝呀！你这是怎么了？难道你不怀念伦敦吗？我们的财产、妈妈、儿女……”领事夫人有点不耐烦了。

“亲爱的，怎么跟你说呢。”英国领事用异常和缓的声调沉吟着。他随即拉了夫人的手，继续说：“珍妮，你虽然跟我在国外奔波了许多年，可是你什么也不明白。要知道，当你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站稳了脚。你不要以为这是个荒凉的地方，不，这是我们女王陛下皇冠上的一块宝石。”他说着不由看了一眼女王的画像，“作为女王陛下的一名外交官，我没有权利离开这种神圣的岗位，尤其是当印度宣布了独立，而西藏又面临着危机的今天……”

“够了！够了！”领事夫人极不耐烦地打断丈夫的话，抽回了自己的手。“这些我早听够了！如果你愿意留在这鬼地方，那就让我走！”

英国领事仍十分沉静，只是些微摇了摇头。这仿佛愈加触怒了妻子。她正要向丈夫发泄什么，忽然被窗外的汽车声打断了。二人都有些诧异。

“领事，有几个军人找您。”一个面带棕色不完全象个西洋人的职员走进来说着。

“军人？”英国领事奇怪地问。

“共产党方面的。”职员回答。

“上帝呀！他們来干什么？”領事夫人惊叫起来。

英国領事站起来略微思索一下，有些盛气凌人地說：“去告訴他們，我是外交官，我不接見軍人。”

職員有些躊躇，正要走开，陈东海和张兴却走了进来。

“那位是英国領事？”陈东海劈头問着，神情和語調豪放不羈，仿佛故意对这个英国人显示一点不恭似的。

英国領事望着这冒然而入的不速之客，开始是惊楞，随后鎮靜下来，說：“我就是。你們？……”

“我們嗎？听說你在中国住了好多年，你大概認識中国字，我想你早已看到我們的符号和帽徽了。”陈东海沒有正面回答，显然是有意給这位英国領事一点难堪。

“我抗議你們这种不礼貌的行为！”英国領事恼羞成怒了，“抗議你們冒然闖进一个国家的外交机关！要知道，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我所接触的是政府官員，不是軍人。”

“噯，有意思！”陈东海輕声笑道，对这位英国領事充滿了蔑視。接着，更郑重其事地說：“那么，我現在以政府代表的身分正式通知你，目前我們和英国並沒有外交关系，‘你的領事館已經不存在了。从現在起，你只能是一个普通的英国侨民，暂时住在我們国家里。”陈东海說到这里，轉向张兴，“把政府的通知書給他。”

张兴把一紙公文遞給英国領事。英国領事看罢，不由頹喪地坐到安乐椅里，用手撫了好象很沉重的前額。他的夫人急忙跑到他身边，輕声叫着：“乔治……”

“要是說到礼貌，我們是最懂得礼貌的。你們欺負了我們一百多年，你們一直把中国人当做奴隶和牛馬，按道理我們應該用同样的办法报复你們，可是我們并不这样。不过你必须懂得，今天的中国已經不是过去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也不是过去的中国人了，中

国人民已經站起来了！”

“是，是，先生，噢，請原諒，我不知道該怎么称呼您。”領事夫人慌张地向陈东海說。

“你不要害怕，只要你們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侨民，我們不会伤害你們。不过也得說清楚，在新中国可是沒有所謂治外法权，你們必須遵守中国的法律，你們的行动决不能超出一个普通侨民应有的范围。說到这个，我也順便通知你們，美国領事館的财产，你們最好自动地交出来。”

英国領事听到这里有些惊楞地抬起头，可是很快就装出另外一副面孔說：“这，这是从何說起？我們这儿根本沒有美国人的财产。”

“有沒有你自己明白，我們并不想强迫你，你可以从容地考虑一下，这对你也是一个考驗。你应该知道，你沒有权利替一个罪恶的外交机关經管家务，因为你現在是一个普通的侨民。”陈东海說罢轉向张兴：“我們走吧。”說罢，走开了。

英国領事呆呆地目送着陈东海的背影，直到他走出房門之后，才懊丧而焦躁地站起来，并把那张通知書吡啦啦撕毀了。

“这个人我好象在那儿見過！”那个職員喃喃說着，接着便恍然地，“噢，我想起来了，解放軍进城那天，他站在第一輛指揮車上，听說是个师长，兼这个城市的卫戍司令。”

“卫戍司令？……”英国領事显得意外而又驚訝。

“真可怕！”領事夫人說着又轉向丈夫，“乔治，这該走了吧？”

“不，只要他們不公开赶走我們，我們决不离开。”

“你怎么了？发瘋了嗎？难道你真想在这儿当一个侨民嗎？”

“侨民？哼，笑話！他們不会长久的，我敢肯定地說，我們的美國朋友很快就會在深山和草原打出一个局面来。适当的时候，我

們也會拋出自己的力量。那時候我倒要看看這些中國人的本領！”

“上帝呀！不管怎麼說，你得送我走，這種生活我過够了！够了！”領事夫人有點神經質地叫喊著，隨即坐在沙發里捂著臉哭了。

英國領事只是極淡漠地看妻子一眼，聳了聳肩。

六

馬克南率領著一支大約百余人的騎兵正在崎嶇的山道上走著。周圍已是冬天的景象。在這支衣裝不整、年齡不一的騎兵隊里，我們又看到了那個在篝火旁邊迎接馬克南的外國人。這是一支由流亡在新疆的“白俄”所組成的隊伍，他們差不多都是沙皇時代的貴族、軍官、地主們的子弟，新疆人稱他們為“歸化隊”。

馬克南忽然拉住馬向前看去，前面是一片群山環抱的草灘。草灘里散布著一簇簇的毡房和星星點點的畜群。

馬克南率領歸化隊策馬向草灘跑去。

草灘里起了狂亂的犬吠聲，哈薩克牧民們紛紛跑出毡房張望。在一頂破爛的小毡房門前，牧民包特爾一家人也在張望。

“白俄！”包特爾的妹妹哈泰姆不由驚慌地叫了一聲。

這時歸化隊已經離毡房很近了。

“天哪！他們又來干什么呀？”包特爾年邁的母親焦慮地說著。

“惡狗比狼還壞，還有什麼好事！回房子去吧。”包特爾說罷，同母親、妹妹和妻子急忙躲進毡房去了。

歸化隊越過一頂頂毡房和驚慌亂跑的畜群，向一頂特別高大注目鑲有圖案花邊的白毡房奔去。

大毡房周圍散布著一些小毡房，構成完整的一簇，其間有哈薩克士兵巡邏守衛。這是流亡在奇台南山一帶的國民黨阿山專員兼保安司令烏斯滿的毡房。

归化队离这顶毡房很近了，几只粗壮的猎犬扑了上来。它們围着归化队的馬匹旋轉，狂吠，有的竟叨住馬的尾巴。归化队的行列顿时混乱起来。这时，烏斯滿和他亲信的几个头目走出毡房。

烏斯滿五十岁左右，头戴盔形綠錦緞皮帽，身穿扎有銀飾皮带的黑袷衫，膀大腰粗，方脸上生滿黑胡子。他刚刚踏出毡房，卫士們便豁地分列开来，有的荷枪持鞭，有的駕鷹携犬，真是威风凜凜，儼然象一个古代騎士走出宝帳似的。

烏斯滿見是馬克南和归化队，急忙命人驅走猎犬，迎上前来。

馬克南跳下馬，按哈薩克礼节把一只手横在胸前向烏斯滿施礼問安，并模仿着哈薩克人在握手时慣用的姿态伸出双手，象捕捉一个什么东西似的握住烏斯滿的手。接着便指着仍騎在馬上的归化队士兵們說：“敬愛的英雄，請看，我今天給您带来了什么样的礼物！”

归化队的士兵們在馬上怒目挺胸，故意在烏斯滿面前炫耀着威武。馬克南乘烏斯滿有些不解其意地瞥着这支队伍的时候，向远处看了看，又偷偷地給归化队长使个眼色，喊道：“叶里托夫队长！請你命令你的士兵，向右前方那棵小松树射击！”

叶里托夫在馬上喊出了口令：“注意！射击目标——右前方——小松树——预备——放！”

枪声齐发，远处土坡上的一棵小松树攔腰折断了，树帽子象一頂帳幕似的翻了下来。

馬克南趁势向烏斯滿夸耀地說：“英雄！請看！这是一支什么样的軍隊！您是知道的，他們都是沙皇俄国的忠实子孙，他們对共产党的仇恨不仅在他們脑袋里，而且在他們的血液里，他們將不惜自己的一切献身于我們共同的事业。”

烏斯滿仍有些不解其意地望着馬克南，迟疑地說：“尊敬的領

事先生，您的意思……”

“华盛顿已经正式命令我，把我们这支苦心经营的军队，毫无代价地奉送给您了！”

烏斯滿意外地看馬克南一眼，緊握住馬克南的手，無限感激地說：“謝謝您！謝謝華盛頓的首領們！”

七

烏斯滿的毡房里——寬大，豪華，除了高貴的挂毯、花毯、衣箱、帳幔之類，還有鸚鵡和鞍具——這些都是做為裝飾品點綴其間的。

烏斯滿陪馬克南坐在上座，烏斯滿的幾個親信頭目和歸化隊長葉里托夫依次坐在兩邊。仆人們正在潔白的餐布上擺著一盤盤的羊肉。當羊肉擺滿餐布的時候，烏斯滿的兒子用托盤托了一隻煮熟的羊頭，恭敬地放在馬克南的面前。馬克南拿起托盤里的刀子，熟練地割下一隻羊耳，獻給座位中最年長的阿斯坦“毛拉”（宗教領袖），接著又熟練地割下一塊唇肉，獻給座位中最年輕的烏斯滿的兒子，最後不但是熟練而且非常迅速地在羊頭上剖解了几刀，便奉還給宴席的主人——烏斯滿。

馬克南的這一連串的动作，立刻吸引了所有在座的人，引起他們嘖嘖的贊美聲。烏斯滿更是無法抑制內心的喜悅，誇張地說：“你們看，我們尊敬的領事簡直比我們哈薩克人都要懂得我們的风俗。他的刀子多么熟練，切開一個羊頭比切開一個哈密瓜還来得容易。”

馬克南欣然接受了烏斯滿的夸奖，趁勢說：“說實在的，我真恨自己不是一個哈薩克。雖然我們美國富足得象一個黃金的天國，可是我並不喜歡那样的生活。我所喜歡的就是象你們這樣，住這

样的房子，吃这样的美味，然后骑上一匹好马，游遍所有的深山和草原。”

烏斯滿和他的亲信們高兴得真不知说什么好，他們的全部身心仿佛完全被这个美国人俘虏了去。須发全白的阿斯坦毛拉坐都坐不稳了，說道：“尊敬的領事，假若你是一个穆斯林的話，我敢說你会成为圣人！”

“阿斯坦毛拉，您太夸奖了，即使我能成为你們伟大先知的一名战士，用鋒利的宝剑去刺穿异教徒的心脏，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又是一陣贊美声。大家开始抓吃着一块块的羊肉。馬克南吃了两口，忽然象发现什么疏忽似的停住了。接着便端起一盘羊肉连同他刚刚开过的骨头，一并递给座位后面的女人們（其中有烏斯滿的三个老婆和他的女儿）。女人們接过羊肉和骨头，彬彬有礼地說着：“謝謝，謝謝。”

烏斯滿大口地吞吃了几块肥肉以后，用他那熊掌般的沾满油脂的大手往靴子上涂抹了几下，接着又抹一把滿腮的黑胡子，說道：“領事，請原諒我这个性急的人，你还是談談眼前的世界吧。我們深居荒山，消息閉塞，差不多快要与世隔絕了。”

馬克南略徵沉默一下，說：“如果我們不用謊言来欺騙自己，就不能不承認国民党已經彻底失敗了。这个腐敗无能的政府完全辜負了我們的希望，他們駐扎在新疆的軍隊足有十几万人，可是連共产党的影子還沒看到，却宣布投降了。当然，这种可悲的結局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們的腐敗早就开始了。就說英雄你吧，他們虽然委任你做了阿山的專員和保安司令，可是他們始終也沒能帮你打回你應該管轄的区域……”

馬克南的話深深引起烏斯滿的共鳴，不等馬克南說完，便憤慨地說：“提起这些騙子手我的肚子又要发胀了！我真后悔，当初我